

争创和谐: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

李 燕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作者简介] 李 燕(1956-),女,山东济南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哲学原理、文化哲学、人学、女权主义哲学等研究。

[摘 要] 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的产生及其意义是权利与承诺,其终极目的与理想是争取社会男女平等和谐发展。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有着独特的理性思维和全新见解,其逻辑方法是从英雄的伦理到全面完整的伦理学。作为创建和谐文化的思想理论,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在理论与实践各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 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男女平等与合作;和谐文化

[中图分类号] D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7)05-0624-06

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的出现,导致了一场绿色的革命:它揭示了根植于人类对自然控制努力中的无数压迫形式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对女性的压迫。它为了消除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不平等,使女性获得与男性一样的自由平等的社会权力而斗争的精神,和力争实现男女合作与共同发展目标而创建和谐的特征,都是极为鲜明的。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的实质是指向和谐文化生态与文化环境保护的,它的活动者竭力在文化生态环保的意义上争取男女平等,不仅在社会地位和人权方面取得平等,而更要实现女性在人格和文化上的合理地位与合法权力,这也是建构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一、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的产生及其意义

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与其它的女权主义一样,争取社会男女平等和谐发展。1974年,弗朗索瓦丝·迪奥博纳首次使用了生态的女权主义(ecofeminism),并揭示了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包括历史的、经验的、象征的、理论的联系,由此带来了一场生态环保的人文革命。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者尖锐批评并力图颠覆造成这些压迫的父权制及其制造的在自然和文化之间二元对立的错误理念,指出那是父权制/男权社会的一个特征,他们把男性与女性的等级制的不平等扩展到了文化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等级差别上,父权制/男性统治就像对待女性的压制和强迫一样,开始了对自然的掠夺与控制,以显示父权制/男权统治的强力之优越性与霸权性!

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比任何其他任何女权主义者的思想都丰富,因为它竭力揭露根植于人类对自然控制努力中的无数压迫形式之间的联系。”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还是一种对女权主义和环境伦理的决定性理解。他们发现了父权制的错误理念导致的可悲现实——将“生物的(动物的)世界与社会(人类的)世界相分离、男性和女性相分裂、以及女性同自然、再生产、材料、他物的跨文化联系、还有男性同文化、生产、形式、自我中心的跨文化的联系”,然而,“这些是同一西方古老理念的所有部分,即过去常常把贬低和强奸自然和女性认为是正当或合理的理念。”^[1](第613-625页)

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有很多分支,但总起来可分为两个主要类型:社会构成主义的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所谓社会构成主义的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者把女性同自然、男性同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看作是他们对女性的从属(或者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和人类对自然的掠夺。他们认为这种二元的支持父权制的理念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女性也和男性一样相信女性仅属于私人领域,在那里女性是用她们的手和思想,抚养她们生出的孩子;而男性则属于公共领域,在那里进行生产性和创造性工作,男性则用他们的机器人和电脑来建造社会。所谓自然主义的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对社会构成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来说,他们中的马蒂·基尔所持的立场是,挑战把女性从自然和再生产的有限联系中脱离开来,完全没有自然比文化更低级,或者再生产比生产更没价值的思想。女性特殊的品质源于她们的生物学上的联系到自然的再生产过程,而不是否认她们与自然的联系。女性应该庆祝她们,毫不动摇地坚持自然而非文化,再生产而非生产,这是对生命绝对必要的条件。基尔认为,由于女性的自然、女性的体验,所以她们倾向于重视关系和特殊的个体。她们强调照顾、养育和情感,而且她们竭力用合作和团体的方式去重置冲突和个人权利的主张。

生态环保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指向在于:第一,力图结束男性至上主义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与歧视。男性至上主义包括任何控制女性主导或者使之居于低下的从属地位的观念,它导致对女性性别歧视压迫的存在,特别是把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等同,以及把男性与女性、自然与文化相分离并对立等错误的思想和现实,必须彻底消除之。第二,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竭力维护女性潜力及其展示。但是,如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指出的,正是父权制/男性沙文主义压迫着女性:那是一个被权力支配,阶级组织和竞争等特性规定的系统。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则进一步指出了父权制对自然—生物—女性的歧视,使之与人类社会文化—男性等相分离和对立!第三,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力求消除这样的不平等与不合理的现实,争取社会文化权力,创建平等和谐的关系和文化,其实质是一种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理论。

二、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观念体系

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有着独特的理性思维和全新见解,“提供了一种既能重新构想女权主义又能发展环境的与众不同的体系框架,以此建立一种女性的压迫和自然的压迫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在女性的压迫和自然的压迫之间的某些最重要的联系是观念上的。鉴于此,他们认为自然是观念体系的自然。凯伦·沃伦在《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权力和允诺》^[1](第613-625页)中认为:女权主义是一场废止性别歧视主义的运动。但是性别歧视主义在概念上同自然主义联系在一起(通过一种压制的被主导逻辑所刻画出特征的观念体系)。这样,女权主义是(也是)一场废止自然主义的运动。凯伦·沃伦指出,父权制把自然、动物和女性视为低下的,以供掌有权力的男性们享用。作为一个概念体系,它是一套基础的信仰、价值、态度和设想,决定和反映着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和一个人的世界。它是社会构成的透镜,通过它,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和其他人。它被那样一些因素所反映,如:性、种族、阶级、年龄、情感的根源、民族和宗教信仰的背景。这样一些观念体系是压制性的或令人窒息的。这种压制性的观念体系是它能解释、肯定和维持压迫和从属的关系。一种压制的观念体系是父权制的,它解释、肯定和维持女性对男性的从属。

作为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者,她深刻地揭露了父权制/男性统治造就的压制性的观念体系的有三个重要特点:(1)价值等级思想,即“上、下”思想,它把较高的等级(地位、声望)放在所谓的“上”,而不是所说的“下等”。(2)价值二元主义,即在反意的对子中,选言肢被看作是反对的(而不是补充的)和排他的(而不是包容的)。把较高的等级(地位、声望)放在一个选言肢而不是另一个(例如,二元主义把较高的等级或地位给予了历史上被认为是“思想”、“理性”或“男性的”那一方,而不是历史上被认为是“身体”、“情感”和“女性”的那一方)。(3)统治的逻辑,即可以引出从属的正当理由的一种争论框架。

显然,揭露父权制压制性的观念体系的第三个特征是有意义的。统治逻辑不仅仅是一个逻辑框

架。它也包含着真实的价值体系,因为一个伦理的前提需要承认和支持对一个从属地位的“正当的”从属。这个正当理由是典型地基于某个被指称的特征上(例如,合理性)被给出的——统治地位的人(例如男性)所具有的从属地位的人(例如女性)所缺少的特征。

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认为统治逻辑和产生它的任何观念体系必须被废除。为了使一个有意义的差异概念成为可能而不是产生一个压迫来阻止女权主义变成一场支持主要是基于共同的体验上的运动。在当代社会里,没有“女性的声音”,绝对地没有女性(或者人类)。每个女性(或者人类)是某个民族、阶级、时代、情感倾向性、婚姻的地位、地域或者国家背景等等基础上的一个女性(或者人类)。女权主义必须是一场基于共同信念和兴趣的“团结一致的运动”,而不是一场基于共同体验和共同欺骗的“整体同一”的运动。他们认为,至少在西方社会,支持对女性的压迫和自然的压迫观念体系是一种父权制的观念体系,它被一种压迫观念体系的三个特征所定性,许多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历史上,至少在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化里面,一种父权制的观念体系已经认可了下面的论证。(1)女性被认为同自然和物质的领域相一致,男性被认为同“人类”和精神的领域相一致。(2)同自然和物质的领域相一致的任何东西都要劣于(低于)同“人类”和思想的领域相一致的东西,否则,反过来说,后者优于(“高于”)前者。(3)那样,女性劣于(“低于”)男性;或者,反过来说,男性优于(“高于”)女性。(4)对于任何X和Y,如果X优于Y,然后X就理所当然地认为Y应该是从属的。(5)那样,男性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女性是从属的。

如果这是正确的,这种论证就可以建立一种父权制,即在(5)中被给出的结论——女性被男性有组织地统治——就是合理的。但是,按照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者,和早期的那种压迫的观念体系的三个特征相一致,(5)被认为是正当合理的:价值等级思想,(2)中的假设:价值二元主义,在(1)中的假设精神和物质的二元主义和在(2)中假设的物质对于精神的劣等性;并且有一个统治逻辑,在(4)中的假设,同以前的前提(4)一样。因此,按照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在一种压迫的父权制的观念体系范围内,已经历史地产生作用(至少在占主导的西方文化中),支持两个相像的女性和自然的压迫(这种论证),该论证和父权制的观念体系,(无论)它从何处来,应该被拒绝!^[1](第613-625页)。

三、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的逻辑方法论

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者凯伦·沃伦把女性从自然和再生产的有限联系中分离开来,强调了自然绝对不比文化更低级,再生产也绝不比生产更缺乏价值的思想。由此消除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主义,通过父权制压制性的被主导的逻辑所刻画出特征的观念,完全消除对自然的歧视与掠夺。即认为自然/文化二分,以及女性/男性等级制必须被摧毁,沃伦的评价没有留给我们否认自然和文化之间差异,以及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差异。仅仅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情感的,思想/身体都不能意味着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在人、动物和植物之间没有差异。承认差异不是要坚持哪种存在方式好于或者优于另一种存在方式。但是,这却能暗示出,依赖于他们的思考能力,一些生态组织对协调它们的复杂相互关系应该承担更重要的责任。他们的“任务”——即,被用于完整的生态系统的良好运行中。

与许多女权主义者和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者相反,在相互联系中不同于压迫联系中,也许那里没有固有的关于“等级思想”或者更甚于“价值—等级思想”的问题。等级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划分材料、比较信息和组织材料作用是很重要的。分类(例如:植物分类)和生物术语集词汇手册似乎需要某种形式的“等级思想”,甚至“价值—等级思想”在特定的联系中也是常被接受的(在非压迫的关系中,相同的也许被说成“价值二元主义”)。例如,正像莫雷·布克欣所提议的那样,设想关于人类的独一无二处是激进地改造我们的社会环境(或者“社会”)的意识能力,这一点是真实的。然后一个人能够如实地说人类更好地被装备去激进地改造他们的环境,而不像岩石和植物——一种“价值等级”的说话方式。

问题不单单是使用价值等级思想和价值二元主义,而是在压迫的观念体系中,使用了作为低下等级和判定为从属的方式——它是统治的逻辑,双倍于价值等级思想和价值二元主义,并认为从属是正当的。

先是什么是解释的基础, 然后, 关于压迫的观念体系的本质才是统治逻辑。

对于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来说, 统治逻辑是解释的基础是重要的。没有统治逻辑, 一个相似和差异的描述将仅仅是——

“ () ”, (1)

、 (2)

、 (3) X 和 Y, X 在道德上优于 Y, Y 在道德上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对 X 的从属。(4)

—— () , (4)

、 [1] (613-625 页)。

、

、

、

、

、

、

、

、 《 》 [1] (613-625 页) “ ” “ ”

、 / : 、

、 “ ”

、

、

